

# 四重疊加的灰犀牛危機(上)

2019年下半年那令人揪心的一幕幕又一次重現香港街頭，而新冠病毒疫情尚未過去！2月29日晚間，黑暴再次在旺角一帶堵路、焚燒雜物並向警方投擲燃燒彈，旺角站一度被迫關閉。一周之後，在大埔、將軍澳，黑暴襲警的畫面一再出現。隨着立法會選舉投票日進入半年倒數，伴隨着各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奪權文宣，黑暴勢力再度活躍，很可能重新啟動每周大戰，甚至雙戰的暴亂動員模式。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可以肯定地說，一旦踏入六月，黑暴周年系列勢必登場，香港將會重陷動盪。從6月9日「百萬大遊行」到6月12日「金鐘暴動」，從7月21日「元朗白衣人事件」到8月11日「爆眼少女」，從8月3日的「三罷」到8月13日的「和你飛」，直至8月31日的「太子站衝突」，沿着這一系列「反修例運動」節點，以「周年紀念」為名的暴亂接踵襲來，以「街頭黑暴」完成對於9月6日立法會選舉的議會動員。

## 以「周年紀念」為名的暴亂接踵襲來

冷觀今年局勢之發展，諸多專家業已明確指出，香港至少面對三重危機：刻下最為緊繃的當數防範新冠病毒的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則早已盤旋在維港上空，至於由去年「修例風暴」延燒而來的政治危機並未因為疫情爆發、經濟衰退而有所緩解，反而快步邁入更為深層的危機——反對陣營加緊推進奪取立法會、選委會的過半控制權。形勢的發展或如本欄去年7月3日所不幸而言中的，「香港就很可能迎來『過半政治』的新局面」。

十七年前的2003年，香港當時面對着公共衛生領域的SARS危機、經濟領域的負資產效應和政治

層面的反23條運動，也是三重危機。但是，當前香港在政治、經濟乃至公共衛生治理層面的三重危機，遠非十七年前的簡單重複，背景更為複雜，形勢更為殘酷。

受到「修例風暴」的持續拖累，香港經濟去年第三季度業已步入技術性衰退，2019年全年GDP收縮1.2%，出現了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的首次衰退。這是香港有GDP統計以來的第五次經濟衰退，但是這次衰退和以往有着諸多深刻的差異。這是政治風暴製造的經濟衰退，而非簡單受到外部經濟衝擊所致。在可見之兩三年，奪權一日未竟，政治風暴勢必會輕易停歇，「三罷」之類的非合作運動和黑暴勢力將會交織而動，外資湧入的基本社會條件很難具備，復甦也好，反彈也罷，皆為奢談。

## 新金融危機降臨 香港首當其衝

農曆新年前後，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英國脫歐也最終塵埃落定，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領域的兩大不確定性看似業已遠離，孰料危機就在眼下。美東時間3月9日上午，紐約股市出現史上第二次熔断，不得不閉市15分鐘。這個極具象徵性的崩

盤時刻，或許標誌着新一輪西方金融危機的降臨。在俄羅斯與沙特爆發石油價格戰之前，美國資本市場早已信心虛怯，十年美債息率一再走低，資金湧入作為避風港的金市。2008年雷曼兄弟崩盤因而引發歐美金融海嘯以來，美股長達十年的漫漫牛市，看來將要油盡燈枯。

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國的爆發，從一個側面呈現出美國基層社會的困頓，讓我們對於桑德斯進襲民主黨的「革命」也有了更為具象的體認。事實上，美國正和香港一樣，也已陷入防疫、經濟（金融）和政治三重困境。美國資本市場的災難將是全球資本市場的噩夢，高度流通的香港市場可能首當其衝，成為提款機。內部政治風暴和外部金融危機的疊加，令香港所處的經濟形勢遠較十七年前的2003年嚴峻而殘酷。

新冠疫情對於公共衛生、經濟、管治的衝擊，同樣比2003年更為複雜而殘酷。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為阻斷新冠病毒傳播鏈，在超過一個月時間內，整個中國十數億人口幾近完全停止流動，宅在家中，形成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幕，而實體經濟更是近乎全部停轉。當疫情在中國境內漸次受控，中

國境外的疫情卻進入了大爆發期，歐洲、美國的抗疫形勢日趨嚴峻。

## 嚴防疫情自歐美倒灌致社區爆發

香港的防疫抗疫亟需從預防內地輸入調整為預防從海外輸入，截至筆者發稿為止，特區政府對曾到過韓國、伊朗、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日本等國或地區的人士進行強制檢疫。元月底不惜以罷工相要挾，施壓特區政府對內地「全面封關」的對陣營衰頹諸公，這一次會否要求對歐美「全面封關」？倘若真心以港人安危為念，就應放棄雙重標準。

如果說新加坡是「佛系抗疫」，那麼香港諸多民眾的表現和反對陣營的政治化操作，則頗有些「魔系」味道——輿論場上如臨大敵，社區生活卻是幾乎如常不變。香港正步入防疫抗疫關鍵期，如果面對新態勢不能因應而變，一旦疫情自歐美倒灌，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香港醫療體系或許難堪重負。倘有醫護人員殉職，輿情勢必沸騰，管治團隊也將面對全民問責，怒火則會順勢點燃新一輪的反中街頭運動。

(未完，明日待續。)

## 查CSI口罩「流落民間」 申訴專員捉錯用神

徐莉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副會長 太平紳士



最近，有關懲教署生產、供政府部門使用的CSI口罩「流落民間」一事，經個別政客及媒體炒作，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申訴專員公署更表示要主動調查。懲教署四個協會工會以及退休人員協會去函申訴專員，對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懲教署的口罩生產及分發等安排，卻未有針對調查挪用和轉售問題表示失望和遺憾。

在本港抗疫最困難、口罩最短缺的時候，懲教署上下一心，包括署長在內數以千計休班及退休懲教人員主動擔任義工，加班加點，增加口罩供應量，換來的卻是申訴專員公署的無情針對，實在不公平不公道。

有政客近期表示，不時在街頭見到有人戴CSI口罩，批評當局一直未有交代CSI口罩的去向，強調生產CSI口罩涉及公帑，如果有不公平分配，就要調查；其後，申訴專員發聲明表示，有報道指CSI口罩流出市面，社會亦關注有可能被濫用，公署同時收到相關投訴，故決定調查懲教署及物流署在生產、分發及點存方面是否有不妥善之處，如有將向相關部門提出改善建議，以達至「源頭堵截漏洞」。

其實，對於CSI口罩流出市面，政府早前曾解釋，指懲教署有向非政府機構供應口罩，坊間有人使用CSI口罩不足為奇。而懲教署製造的CSI口罩，除了交予物流署分發給70多個政府部門外，亦會派給一些非政府機構，包括一些學校。口罩的存取均由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個別處理，並非懲教署負責，懲教署亦無干涉。連質疑見到有

人在街上戴CSI口罩的政客亦表示，相信懲教署和物流署處理口罩的程序無問題。因此，申訴專員要主動調查懲教署、更要從「源頭堵截漏洞」，恐怕捉錯用神、查錯對象。

懲教署在抗疫最困難的時候，急市民所急，超過1,200名休班退休懲教人員主動於疫情期間前往羅湖懲教所擔任義工，把CSI口罩產量由過去每月110萬個增加至250萬個，第一時間支援抗疫所需，獲得不少社會人士和市民的肯定和讚賞。對於大家有目共睹的事，不知申訴專員有沒有看到、聽到？

懲教署只負責生產口罩，並無干涉口罩的派發，申訴專員公署要調查CSI口罩為何「流落民間」，對象不是懲教署。疫情依然嚴峻，本港應該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攜手抗疫，增加防護物資供應，不應受某些政客別有用心的挑撥，無事生非，打擊專心抗疫部門、人員的士氣，拖抗疫的後腿。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公署有權主動就關乎市民大眾利益及受關注的問題調查。早前，醫管局轄下公立醫院有醫護罷工，嚴重影響關乎市民大眾安全健康的服務，妨礙抗疫工作；近期，有區議員侮辱市民，撕裂社會。這些問題較之「CSI口罩流落民間」影響更惡劣更大。請問，申訴專員公署，是否更應該主動調查、以保障社會公平公義？

## 打擊「醫療老鼠」 醫管局責無旁貸

鄭剛

《點新聞》引述東區醫院知情員工表示，該院管理層對醫護人員持續惡意浪費、盜竊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的情況視若無睹，甚至暗中支持，不僅對偷竊口罩的醫護人員僅以口頭訓斥了事，甚至有中層管理層向下屬員工發放短訊，稱「大家隨便啦，知道大家有情緒」，直言並不認同醫管局嚴格管理防疫物資的做法。這些醫院管理層對濫用防疫物資的情況持「開放」態度，這樣的情況應該引起社會的關注與抨擊。

三國魏帝曹髦在位時，大將軍司馬昭自任相國，專擅國政，覬覦帝位已久，只是礙於羽翼未豐，不敢公然造反，但其野心已經毫無遮掩。所以曹髦說出了「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名句，成為流傳千古的典故。

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氣氛下，一場反修例風波讓社會黃藍對立，包藏禍心、藏頭縮尾的「黃絲」並不罕見，比如較早前罷工的黑醫護組織，他們仍然要隱藏在醫療隊伍中，繼續暗中破壞體制，來滿足自己的野心。

新冠肺炎肆虐香港，黑醫護組織先公然以病人權益為要挾發動罷工，但因引發社會強烈反感，更可能讓他們面對醫療體制的紀律追究，失去優渥的工作待遇，罷工草草結束。但這並不代表黑醫護迷途知返，他們改為「暗中攪炒」，利用醫護人

員身份之便，惡意浪費寶貴的防疫裝備，致令其他醫護同事與病人面臨感染的風險劇增。

香港護士總工會會長蘇肖娟早在2月中醫護復工潮後已經表示，各醫院口罩失竊情況嚴重，其中伊利沙伯醫院更有700盒口罩失竊，也有醫護人員刻意頻繁更換防護物資，造成不必要的浪費。雖然伊利沙伯醫院隨即否認失竊，但從未公開交代防疫物資的管理情況。《點新聞》11日再有跟進，顯示有關情況在過去一個月仍未得到重視與解決。

剛剛經歷「口罩荒」的香港人，更珍惜口罩、防護面罩等防疫物品，有關物品的價格仍在高位，基層人士並不能長期負擔。目前疫情正在全球廣泛爆發，防疫物資必將面臨更多需求，如果公立醫院不採取嚴格的物資管理措施，任由別有用心的「醫療老鼠」浪費物資，倘若香港未來又臨「口罩荒」的窘境，這就不僅僅是浪費公帑那麼簡單，更無異於增加疫情失控的風險。

濫用口罩等醫療物資的另類「攪炒」，賠上的代價將是全港市民的健康。放縱別有用心的黑醫護，浪費用公帑購買的防疫物資，已不是醫院內部管理問題，院方管理層必須為事件負責，醫管局更應及時展開調查，採取相應行動。

## 國際特赦組織淪為反華勢力搖旗吶喊者

江樂士

香港的反修例示威去年6月演變為暴力衝突後，一直受到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愛」。該組織不但沒有譴責黑衣暴徒大肆破壞商舖，施行街頭暴力導致人命傷亡，反而把維持治安的警察劃為惡棍，無疑已淪落為反華勢力和「港獨」分子背後搖旗吶喊的助威者。

英國律師本奈森(Peter Benenson)於1961年創立國際特赦組織，以宣揚《世界人權宣言》載列的人權為宗旨，認為改變人權狀況要從「秉持事實」做起，並承諾致力搜集「政府和其他各方面侵犯人權的行為」，理論上也涵蓋示威者違反人權的事件。國際特赦組織於成立初期取得重大成就，最終在197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揚它在「捍衛人類尊嚴」方面的工作。

## 失客觀持平信譽亦漸漸消逝

可是風光日子過後，該組織的客觀持平風已大江東去，信譽亦漸漸消逝。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曾以「荒謬」來形容其報告，以色列外交部曾指該組織「立場偏頗」，而羅馬天主教會更敦促信徒不要向該組織捐款，其中馬丁諾樞機主教(Cardinal Renato Martino)指它已「丟失其使命」。

柯霖(Nicholas Bequelin)於2019年1月接任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域辦公室主任後，該組織的聲譽進一步衰敗。「港獨」分子自去年6月向社會宣戰，該組織便毫不猶豫把客觀性拋諸腦後。它從不譴責暴徒投擲汽油彈、襲擊警察、毆打無辜內地遊客和本地居民、破壞公物和商舖等種種暴行，卻一而再地將社會動亂歸咎於維護法治和除暴安良的香港警察。

其後，國際特赦組織在今年1月發佈的《2019年度亞洲區域人權報告》再度指控香港官員打壓民運、違反人權。諷刺的是，它隻字不提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暴徒犯下的真正侵犯人權的種種罪行，當中包括：一名年邁的清潔工被暴徒投擲的磚頭擊中而死；暴徒放火焚燒持不同政見的市民；暴徒佔領機場，對遊客濫用私刑；大肆破壞私人企業財物、損害香港居民的生計。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域主管柯霖(Bequelin)卻難以掩蓋自己對這些暴徒的敬佩，竟然喜形於色地說：「無論是在互聯網上還是現實生

活中，由年輕人主導的抗爭行動挑戰了香港的現行秩序。」

國際特赦組織在3月5日發佈的報告中再次暴露了它的真面目，該報告指稱「香港警方採取了粗暴的策略，包括毆打」。事實是，香港警隊為了將暴徒繩之以法、拆除他們製造的炸彈，共有550名警員受傷，警隊的行動應得到國際特赦組織的讚揚。可是柯霖卻選擇附和示威者，只是叫囂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所謂的「警暴」。

## 有關香港報告經常歪曲事實

我們留意下柯霖的背景，箇中緣由便不言而喻。柯霖在2015年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此前，他在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任職高級研究員。他在「人權觀察」工作9年多。「人權觀察」打着提升五大洲人權的幌子，暗中卻是在遠東等地區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總是盯着中國。事實上，在柯霖加入國際特赦組織之前不久，國際特赦組織曾在2014年5月發表一封公開信，指責「人權觀察」與美國政府維持關係密切。那封公開信有100多位著名人士簽署，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斯基維爾(Adolfo Perez Esquivel)以及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史樸內克(Hans von Sponeck)以及前聯合國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人權狀況問題特別報告員福爾克(Richard A Falk)。這個觀點也得到了公正外交政策組織(Just Foreign Policy)前政策主任納曼(Robert Naiman)的支持，他揭露稱：「『人權觀察』常常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左右。」

明了柯霖長期以來與「人權觀察」關係密切後，國際特赦組織有關香港示威運動的報告經常歪曲事實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國際特赦組織自詡以「事實」為依據，但其日內瓦總部卻任由柯霖在東亞地區隨意而為，令人擔憂。如果國際特赦組織還希望挽回聲譽，那麼就應該回歸創始人本奈森所宣導的客觀公正。國際特赦組織應該好好清理門戶，否則，它再無機會出新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刊登在《中國日報》上，有刪節)

## 「中國道歉論」毫無根據荒謬卑劣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針對美國霍士新聞(Fox News)主筆華特(Jesse Watters)近期在播出節目時妄稱，中國人應該就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一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該言論荒謬可笑，充分暴露其對中國的傲慢、偏見和無知，「中國道歉論」毫無根據、毫無道理。

其實，借助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國的，並非霍士新聞一家。2月3日《華爾街日報》曾以《中國是亞洲真正病夫》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進行種族主義色彩的攻擊。美聯社聲言「病毒由中國向西方擴散」。美國鷹派官員諾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國務卿蓬佩奧、白宮經濟顧問納瓦羅等，紛紛公開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

## 新冠病毒是人類公敵

目前病毒源何處，尚無定論。中國權威的呼吸病專家鍾南山院士近日強調，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於中國。世衛組織也明確表示冠狀病毒全世界都有，病毒源頭至今沒有搞清楚。世衛組織之所以將新冠病毒命名為「COVID-19」，就是為了避免把病毒與任何地區和國家相聯繫，令病毒首發地遭受地域歧視。也正因此，當那位霍士新聞主筆妄言病毒來源於中國後，立即遭到他的搭檔打斷：「要是新冠病毒起源於這裡(指美國)呢？」

2009年美國爆發的H1N1流感，橫掃全球214個國家，造成美國至少18,449人死亡，一直到2010年8月疫情才控制下來，誰要求美國道歉了嗎？2012年，一種發源於中東的新型病毒影響全球，它就是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感染症)，根據WHO的統計，全球25個國家

有1,179人受感染，其中已有442人死亡，誰要求中東國家道歉了嗎？疾病是人類的公敵，各國患病的人都是受害者，不知道「道歉論」從何說起？

3月1日，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作出大規模隔離的決定，是為了保護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他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學習中國的態度，尋找並隔離確診病例，以及追蹤密切接觸對象的速度越快，抗疫就越成功。

面對公共衛生安全這樣的全球性挑戰，是同舟共濟還是以鄰為壑？是並肩作戰還是隔岸觀火？是雪中送炭還是落井下石？選擇後者最後只會反噬其身，很快「他朝君體也相同」，全美國境內確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達到264例，已經有22個州出現感染或死亡病例，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認為，新冠肺炎最後可能以社區傳播方式在美國流行。

## 西方政客將疫情政治化

某些西方媒體和政客「污名化」中國的目的，就是以鄰為壑、隔岸觀火和落井下石，想讓中國背上製造疫情災害的黑鍋。這既反映出他們對中國的傲慢、偏見和無知，更暴露出某些西方媒體和政客將疫情政治化的圖謀。在國際社會團結合作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居心不良的「中國道歉論」荒謬卑劣，違背人類良知，挑戰道德底線。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面對這一全球性公共衛生挑戰的負責任行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支持與肯定。國際社會對中國防疫舉措的高度支持與肯定，是對「中國道歉論」最有力的駁斥。

